

以色列是多災多難的民族。詩人蘸着眼淚，如此寫下他對歷史的感受。

以色列當說：—  
 從我幼年以來，敵人屢次苦害我，  
 從我幼年以來，敵人屢次苦害我，  
 卻沒有勝了我。  
 如同扶犁的，在我背上扶犁而耕，  
 耕的犁溝甚長。(詩一二九:1-3)

從立國的歷史幼年，以色列就受仇敵迫害。有時神為要他們學習戰爭的功課；更多的時候，因為他們離棄神犯罪，長出苦菜，必須得受苦犁除，翻出邪惡苦毒，才可以存溫柔的心，領受所栽種的道，結成好果子。

最後，是亡國被擄—北國以色列，先亡於亞述；繼是南國猶大，亡於巴比倫。到神藉先知耶利米，所應許的七十年滿，神興起波斯古列王，藉以斯拉和尼希米，領遺民返回故土，建立會堂教育，算是消除了偶像的老毛病。

這痛苦的耕犁，終於帶來了勝利。

進入希臘，羅馬統治，以色列還是未成溫柔的土地。到基督耶穌降世，自天帶來道的好種；他們竟然拒絕彌賽亞，把祂釘死在十字架上。

相繼的迫害，猶太人分散各地，成寄居的 Diaspora，基督徒也包括在內。漫長的苦難，鍛煉他們，從生存而致富；不過，神應許的，卻是榮耀的盼望，就是存留在天上的基業。聖靈感動使徒如此寫道—

耶穌基督的使徒彼得寫信給那分散... 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見被揀選，藉着聖靈成為聖潔，以致順服基督耶穌又蒙祂血所灑的人... 祂曾照自己的大憐憫，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，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壞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殘，為你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。(彼前一:1-4)

是這盼望，支持基督的聖徒，經歷長久嚴酷的試驗，而能站立得住，並且在各處增長，預備基督永遠的國降臨。

以色列遺民，經歷哈曼的滅族劫財陰謀失敗，和普珥節神的勝利(斯九:26-28)，仍然得隨時防備。

中世紀許多的災難，有西班牙的強迫改宗，到“異端裁判”，都是貪婪的看上了他們的錢囊之罪；俄國的誣陷

排猶，也留下深痛和創痕；最嚴酷的，是希特勒的納粹劫奪，一個“砸玻璃之夜”，使猶太人發現他們的家業，和玻璃同樣脆弱，旦夕之間會家破人亡！對於Holocaust的殘暴種族滅絕行動，世界上的所謂“基督教國家”，竟然只是旁觀！

劫後餘下的人民，決定不等下一個哈曼出現。經過二千年分散流離，在應許的土地上，建立起現代以色列國。不過，那不是神預定的國度，因為還沒有大衛的後裔坐在寶座上；那要等到耶穌基督再來，完成神的國度臨世。

掌管歷史的主，絕不讓仇敵得勝。

與以色列人遭際相似的，是近代的中國人。像以色列人分散寄居各地，沒有自己的基業，使他們為了生存，發展成精明善於算計。

中國人有“東方猶太人”之稱。

是1405年鄭和下西洋，浩蕩的寶艘巨艦，開始“發現時代”。這也帶來了西方列強“後來居上”的侵略，改變了社會結構。於是有的華人，放棄了安土重遷的習慣，而冒險遠涉風濤，到海外創業。

起初的華僑，大部分迫於生計，合於難民格；少數靠勞苦勤儉起家，雖沒有像猶太人鉅富敵國，卻懷念家山，資助革命或家鄉建設。

經過各種帝國主義的各式侵凌，霸權戰爭的蹂躪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，竟然是少數人要竊取多數人痛苦的果實。內戰是外侮的延長，疲憊的人民，被迫作出抉擇。

還有一種人，不是出於選擇，出身錯誤的階級；或作了錯誤的選擇，入幫不同的陣營。到“敗者為寇”時，被迫避免蕩寇之災，踏上逃亡的羞恥道路。

1949年，就是如此的巨大里程碑。勝者慶建國，敗者悲失家。成群的難民，還有難官；難將，拖着難兵；都是去覓地避秦。有的南遷，有的北逃，有的中立觀望，有的遠揚海外，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動亂。

活過這代中國政權變遷，或讀過歷史的人，都知道播遷的困難，分散和寄居的經歷。近來有王建煊小弟弟，當時還只十幾歲，已經是記事的年齡，談起當年作小難民，趕上了這場逃難的事。

他逃到台灣已懂事，被稱“外省豬”，不能算是友好的經歷；如此稱呼他的是“本省人”；本省反外省，到底先認同一國的事實——其人對政府不滿，正因為是一國，還有些溫暖。

曾有開明軍閥，涉入不喜歡的内戰；但他認識，不過是兄弟相爭，見了輸贏，仍然是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！

猶太人經歷的是亡國，不僅是換政權，或改朝換代，是被異族政府，統治，擄掠，驅逐！滋味更為辛酸。

無論如何，地上的國度不是永遠的，地上的財富，是無基之業。鬼魔的作為，是蒙蔽人屬靈的視界，叫人只見眼前的事，忘記了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。作為亞伯拉罕信心的子孫，我們是“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。”（來一一：10）

祝主開我們的眼睛——

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，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，永遠的榮耀。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未見的；因為所見的，是暫時的；所不見的，是永遠的。（林後四：17, 18）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